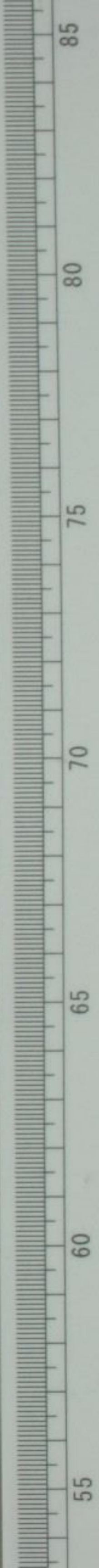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5



文庫11
D 292
105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節度使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幹

傅察

楊震

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萬曆

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

一

柳田泉文

010190562730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與范質
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
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
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
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
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
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
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
別矣若敵王所懷勇往無前或衝命出疆或授職守土

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殉節之
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
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
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
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遜能以
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
志在衛國違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
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
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

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障沒詔以保裔代
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
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
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
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
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
卽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
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
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
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
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
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
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
其子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
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
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
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
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
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
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爲陳

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歐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斷一臂猶

晉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
倉猝被歐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
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
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
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
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
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
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
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
郝用繼來索愈急曰盧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
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
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
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子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
杜祀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
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
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
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
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擘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

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擘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穎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爲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種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

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積廢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斲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旣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極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

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

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王緘擒斬其父群不逞竝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檣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畧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

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令責緘沮議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俟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逾戰斬蠻酋二邑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

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
傳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
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
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
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墮三
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
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籍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
起劉彛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
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
節度使諡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

家自擇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對謂曰邕
管頰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卽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
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
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
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彛皆坐謫官緘沒後交
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
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
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
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旣久

危感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
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
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
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
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
迎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
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
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
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
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爲所執
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
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
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
矣賊怒鬻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
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
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
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永

相呂頤浩誅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

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侏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侏以幸臣躡躑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縉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徃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戊

卒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
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
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
慶澣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
語帝命何棗行棗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
徃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
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
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
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
輩金人曳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
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
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
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
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
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
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
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
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
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
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

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柰
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
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且言其狀
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
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
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
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
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
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
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
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
武韜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
謝罪皆以爲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
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
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
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韜
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
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韜求東歸拜徽
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

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宮
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
幹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
行幹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
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
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
師道之軍潰幹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
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幹卽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
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

降戎車再駕以幹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幹密奏
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
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以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
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貴不堪征歛聚衆剽殺
巡尉統制官亦戰死幹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幹
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
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議民幹曰空內郡駟駿
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讓南牧朝廷方從之
求雲中地幹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
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

設圍示欲攻擊幹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
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幹獨縱樵牧如平日以
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
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進躡幹以亟戰爲非是時諸
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幹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
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一求約期俱進兩人又
繼敗初幹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
祿得首領數十旣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
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宰相沮罷之汜城不
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之僧舍正曰國

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
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
不若比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
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
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卽沐浴
更表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
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
政殿大學士後諡曰忠顯幹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
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

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驛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近使人故例止

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兌謂官屬侯彥等曰我

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白使臣不拜太子昨郭樂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暴其骨命虎翼率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娯嬉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率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

師故人昂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狗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諡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

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
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鞬西奔招合雜羌十
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
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鞬驅
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
居破我兵奪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
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
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
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
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
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諡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
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踵故
抑首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
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
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
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爲庫部
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
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董來攻縱兵四掠
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

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棚敵
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
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
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
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
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
是人無固志成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瑋相繼
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
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
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斷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
乃益厲兵傲守賊至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
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爲汾大邑久與賊抗旣
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攻城噐
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
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
爲降語斬以徇諸會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會
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緹州兵持抵
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衆
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
引决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

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卽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

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都矣敵旣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宓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

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歛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淳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率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會悟兒思齊介胄來以禮

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

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

墜墜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官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旣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未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
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
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
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
之益天資忠勇每領賞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鞞
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
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
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
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
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
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
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
容遂見殺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第二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 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邁

趙不試

趙令巖

唐重 郭忠孝

徐徽言 程迪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
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
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脩撰徙知隆德府未
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
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
官王美投濠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使夷官問
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
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
許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
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
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
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
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
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
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
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
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
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之一
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卽日引而東北過

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
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
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
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
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
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
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齊郎初調
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

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
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
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
之使附已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卽奏
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
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條鞠
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
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
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
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

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
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
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
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
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
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
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
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
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是擊而進勝固社稷
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
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
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
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
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
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
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
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
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
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
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

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幹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

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

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搯其口猶吮血嘔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諡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

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條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

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

而官其後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獯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薊攝封駁力沮止之邁懼請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

選諸道計臣有閹閹者執政以邁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顧更選帝曰可除葉英殿脩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南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邁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黥勔人進邁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邁邁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兇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

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
羸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
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
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徃徃斷截支體探取肺
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
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
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
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
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
州王仲巖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
取之仲巖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爲
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邁以冬月檄真揚潤
楚諸郡凡守牒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牒群卒無以
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
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
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
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邁冒
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爲兵馬
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旣陷割兩河求和邁弟
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適泣曰
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邁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
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
辭邁固遣之振怒且懼潛秉刃入府邁妾定奴責其輒
入振立殺之遂害邁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
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
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
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
寺建炎初贈特進邁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
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

王安中呂頤浩張懋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
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
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
彥旣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
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
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
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
之旣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

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裕兄也初名令禪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

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筈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承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滕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

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與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千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權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卽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上聞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

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遣致虛書言
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
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
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
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
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銳於
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
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旣
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
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
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
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
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
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
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
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
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
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
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選

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
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峭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
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
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防河
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
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
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
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
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
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
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師各
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克京兆牧或置元
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
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
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
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
蓋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
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
國會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儒曰
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旆之勢

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失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倚氏與河東

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

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

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
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
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
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滄澠入援
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
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
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
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
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大軍
失利滄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

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荅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
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
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王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
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郎延兵戰死永樂迪以
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
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
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

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
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
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
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
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夫
者悉還旣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
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
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
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
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

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
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
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
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狗于衆
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
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
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
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詔
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子昌諱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

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
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
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祇候平陽府軍
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
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
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
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
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
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懷道自隰石以北命命

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
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
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
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
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
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
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
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
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
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

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
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
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
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
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
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
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
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
陴以大義噉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
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
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
宿李董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沒
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
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
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
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
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
人載芟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侍寢罄鎧仗空敝
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

餘哀折禦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
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
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禪校李位石斌繫
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
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
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劔坐堂
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
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
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蓋具冠鞞見金帥
徽言斥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汗僞官不

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
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
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
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
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
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
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
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
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
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

聞其死怒婁宿曰尔麤狼何專殺義人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寢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

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

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蘆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尔悉里中豪傑誠能集尔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尔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克爲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玠諸將悉聽克節制克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礪沙克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玠擁兵弗救淬被擒玠兵遁克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

通城時李稅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
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逾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
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又不屈膝以血大書衣
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
說邦又許以舊官邦又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
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
堂上立邦又于庭邦又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
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
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
字邦又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

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
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
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歛
葬卽其地賜廟褒忠諡忠襄官其四子邦又少處郡學
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
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又愕然疾趨還舍
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又忠
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又
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
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第二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忠義三

曾志 弟悟

劉汲

鄭驥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王允功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宋炎

趙立 王復

王忠植

唐琦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

李震

陳求道

曾志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
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
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盡詣府有
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往爲隣人糾察逮
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
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
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
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
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志弟朝散郎息時知杭州餘杭
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
其弟憇子密兄子寤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密甫四歲與
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密亦蘇尚吮其乳
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志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
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刺之
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
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鄆陵縣奉行神霄宮
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

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獄靈素薦白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
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
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
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
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
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
路直抵鄧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
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
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
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
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
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
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
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
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
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

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
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
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
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
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
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
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
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
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
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倚之汲自以
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卽自至鼎軍中麾
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聞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
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
此爲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諡忠
介

鄭驥字潜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
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之盡
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
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
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

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苛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驤爲蓋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脩廝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氊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羗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驤謂貫欺君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

驤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詔賜廟愍節驤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

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種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歛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種諤征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

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溫緜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蠶起由誠崎嶇至郡城紀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

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

死遇令佳之子子彛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獲典乃愬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歛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

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
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迕永械
致之府府爲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
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
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
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
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
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
通判鄆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
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
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
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
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
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
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
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
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
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
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
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

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永與帥杜克漕張益謙相犄角永卽朝夕謀戰守具
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
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克守京師
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
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
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
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劉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
因募士齊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
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
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
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
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
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
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
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
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
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

中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爲人克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慙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維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

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爲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紉議事斬忠輔首擲俾外以示金人旣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

或矚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僧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成殺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甯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爲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甯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

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
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
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號州金
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
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
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號
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詣宣撫使張
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
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郟延以歸
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

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思以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
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
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
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
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
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
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
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
楊伯孫自外來援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
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

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
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鈎索
日鈎取金人舂斫城上殺傷嘗相守裨者傷夷日盡金
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
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
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旣而聞金人
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
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
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
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伍頃紹興九年旨撫使

周韋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
閬州乾道八年易諡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
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
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
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
去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
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
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
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
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金贈

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叉者衆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叉官夜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擿肝罵不絕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滄瀝間彥仙保三賢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劓身方卧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群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佾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
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
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
兵遂復徐州詔授思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
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
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
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在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
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克
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
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入城休士而後拔

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
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
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
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
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
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
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
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
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
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

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
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
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
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旣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
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
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
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
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
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璽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
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
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
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
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
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
言訖而絕年二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
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
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
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
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

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
粹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
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嚙而怒所俘獲
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
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
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
旣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
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
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
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

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
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
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
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夔慶府
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
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
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
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

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
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
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
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
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
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
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
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

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
披襟大呼曰當遠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才獨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
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
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
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
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
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
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

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
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口南朝皇
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斮
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
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
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
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
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
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

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
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
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
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
嘉魚值亂兵起廼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
叛一夕數千人麀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逾族具
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
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
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
屍瘞于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列傳第二百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丞相驛國史顧經進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忠義四

崔

縱

吳安國附

林冲之

子郁從子震震附

滕茂實

魏行可

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勣附

趙師檀

易壽

胡斌

范 旺

馬 俊

楊震仲

史次秦 郭靖附

高 稼

曹友聞

陳 寅

賈子坤劉鏡 蹇彞何克

許彪孫

張桂金文德曹頤胡 世全龐彥海江彥清

陳隆之

史季 儉附

王 翊

李誠之

秦 鍾 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患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

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字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讐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窆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從子震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甲錢郡守逃匿卒敲謀

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專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勅令所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卽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

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
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
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
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
黃幘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
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
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
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
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
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
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克河北金人軍
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
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
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
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
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
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
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懇于朝遂贈朝奉郎秘
閣脩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

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焉

閻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旣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勣見粘罕數日遠

求妻室粘罕喜令釋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論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徃戍旣行大書工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袞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閣門祇候官爲薦祭焉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殺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脩官王埜言邵武民卽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額從之

范旺南劔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

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衮謀舉砦
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
力不能討反更助爲害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
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
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
賊旣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
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
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砦胡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

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

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
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後歸語其妻
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
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
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
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
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
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
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

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
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
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
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
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
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
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
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
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
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
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爲之請
廟與諡名其廟旌忠諡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
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
兩目末生附子傳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
次秦爲曦所招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
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
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大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
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
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

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
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
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
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潼川
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
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為制置
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聞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
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

隆興之間得旨為之者令下民疑為之罷市稼亟出私
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
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
弗聞稼捐橐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眾損之入蜀也
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
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
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為門戶五州為
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
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
之乃剗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

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砦窠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旣罷李臺代

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
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
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
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
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
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
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
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
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
力去之日誓垂囊以入忽門乃葺墾創殘招集流散民
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戰
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六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
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彥呐論
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
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
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
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
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
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
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且口輟帳前總管

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
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
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
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
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卽
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爲憂
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
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
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
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
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稼少避稼不爲
動城旣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團之
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
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聞
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
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
縮齋類藁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
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
進士授縣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

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蒲
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
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璣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
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
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
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
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
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
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
劔門友聞與弟率所部取間道過羶帽山至青蒿
填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玘
爲陳隆之所斬玘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蘭
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
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
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
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
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
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
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
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

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呐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

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旣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

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
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
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
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
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
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
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
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
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
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

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
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
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
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
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
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
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
令諸軍舉燧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
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

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
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
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
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
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
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
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西軍素以縣袞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大兵
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
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
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
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
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
大夫賜廟袞忠諡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塔迪功郎萬
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
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
義不辭難比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
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

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持以爲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廼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歛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賜錢三千緡卽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諡襄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西
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
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
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
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
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
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
其幕尋授秘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爲右司轉
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孥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彛乘

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
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
守丐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
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
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
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
右爲之感慟汝彛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
而後斃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
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

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
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克漢州德陽人秘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
爲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崃創大小兩關倉
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克自刺不死大軍帥呼
之語許以不殺克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爲趙氏死不憾
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克曰汝能降卽坐
此克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
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克曰吾監州也可聚
吾民使殺之耶卽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遣

以酒茗羊牛肉皆郤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
可強將髡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卽死於是斬
其首克妻陳罵不絕口初克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
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克死東望再拜
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
克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克正色曰我夫婦與
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
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克而死惟長
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參謀官

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爲獻彪
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卽閉門與家人
俱仰藥死整旣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
文德戰死納溪曹顛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
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
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
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玆州守將江彥清巷戰
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也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
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
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
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
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
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諡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
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爲
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
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
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
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

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璨運司
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
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
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
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
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兵
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
參軍趙崇啓知維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
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
死之卬守趙晨親率雅州州將王嵩戰力盡而死文州守

劉鏡通判趙汝鼎相誓死守更迭出戰 被圍旬有五
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
叛志城垂陷汝鼎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
鏡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
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啓
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
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
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
事聞翊汝鼎皆立廟賜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
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

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鄞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

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

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斬
兵直前奮擊殺其會師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
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
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
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
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
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
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
敗走朝命馮榭援二郡榭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
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
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
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
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
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
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
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
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
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

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
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灑從父俱
死特贈鉅五官秘閣脩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
州賜額褒忠贈浚灑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
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審時
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
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
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闔死司理參軍
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
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
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五十

列傳第二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范天順

張貴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震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樾

趙子孟鑄方洪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

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

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
可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
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
銳凡斷鐵絙攢杵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
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
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祝之順
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
歛葬立廟祀之

張貴旣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
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
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
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
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
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噪
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出險地夜
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
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
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
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

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

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諡忠烈賜廟建康禪將玉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卽至矣居誼不荅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

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

守趙與鑿走匿郡人錢訢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訢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訢執安撫戴之恭等遂迎訢以入訢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爲之訢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訢持以忠義

再加訢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訢死之炤猶歛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訢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金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

卽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閣門祗候浙西添差
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
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
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
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
屢遣使召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
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
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
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
奉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
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
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胷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
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
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
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
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
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總警少自樹
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

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垌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焯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抹芾以書徃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賊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

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
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
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
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
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
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
蠻爲聲援繕器械時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
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
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旣下江
陵分軍戍常德遇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
帥兵禦之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
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
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
輦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
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
芾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
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
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
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

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

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卽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

雅每一篇出土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
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
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惟行市中市
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
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
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
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
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
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死
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
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
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隣家抹之火熾不可
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
焉芾聞之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
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
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
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
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震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震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震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卽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卽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

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震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操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旣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

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擗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

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死對卽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官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旣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

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筭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陞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抹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

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
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
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歛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
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
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
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
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
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
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

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
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
判官鄔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
褒忠宮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
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擇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
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
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
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
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瑞

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樺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繫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與樺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士率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嶼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朶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終

宋史卷四百五十

列傳

十一

48-11422

